

茴香酒店

Hotel Pastis

◎ 卓悦 海绵 译
◎ (英) 彼得·梅尔 著

◎ 本书荣登美国《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 英国《好书指南》强力推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茴香酒店

Hotel Pastis

[英] 彼得·梅尔 / 著
卓悦 海绵 /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茴香酒店 / (英) 彼得·梅尔著, 卓悦 海绵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

书名原文: Hotel Pastis

ISBN 7-5613-3359-5

I. 茴… II. ①彼… ②卓…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06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5-094 号

图书代号: SK6N0364

Copyright ©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199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茴香酒店

(英) 彼得·梅尔 著

卓悦 海绵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特约编辑 / 潘良 卢云艳 封面设计 / 贾晓卫 版式设计 / 李洁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 710062)

印刷 / 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本 / 787 × 1092 1/16 印张 19

版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359-5 / I · 391

定价: 24.80 元

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美妙的工作——经营一个葡萄园——只有一望无际的葡萄、土地和丰收时的美酒佳酿。那种温暖而不炎热的温度，像被打磨过的光滑阳光和轻柔的风，傍晚被薰衣草映得泛紫的天空……充满诱惑的法国南部！

第 1 章

“离婚最麻烦的事就是重新购置家具。”欧内斯特把茶盘放在一个打好包的箱子上，“瞅瞅那个，这么好的玩意儿真的再也找不到了，给她真是浪费。”

西蒙·萧抬起头，看见一个搬运工正在用泡沫纸给曲棍球打包。弯腰的时候，他露出了英国工人阶级典型的标志——T恤衫和松垮垮的工装裤之间若隐若现的股沟。欧内斯特轻蔑地吸了吸鼻子，走回到厨房。从客厅到厨房的路上堆满了昂贵的“遗物”，不用说，那些都是西蒙的前妻准备拿到她乡间小屋去的东西。那个小屋在南部小镇伊顿·缪斯（*Eaton Mens South*，伦敦以西二十英里处风景秀丽的小镇，距著名的温莎城堡不远），别致而精巧。

西蒙喝着杯中的茶——“正山小种”（属红茶类，十八世纪后期首产于中国福建省，是最早销往欧洲的茶叶）和“伯爵灰”（*Earl Greg*，著名的英国红茶，原产斯里兰卡）的混合美味，是欧内斯特在充分考虑了今天的状况后，精心调制的杰作。

人人都说，这是伦敦市中心最好的房子。宽敞、高雅、有品味，位于幽静的肯金顿（*Kensington*，英国的亿万富豪住宅区）深处，几乎是垃圾和尾气中罕见的桃源仙境。卡罗琳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装修，没人知道她到底用了多少银子才让这座宅子如此完美。这种完美甚至让日常生活变得不合时宜、难以容忍。故意做旧的壁纸与屋顶，和四壁紧紧相

拥，古董式的垂幕窗帘一直倾泻到地板上，那个十八世纪的壁炉是特意从法国买回来的，靠垫是手工绣制的，每张桌子上必定都精心摆放着仿造的艺术品。

一幢只有在家居杂志上才看得到的华宅。

卡罗琳的朋友们对这幢房子如痴如醉。简单地介绍一下她们，这些女士们都苗条得惊人，聪明得危险。平时只吃沙拉，偶尔喝一杯干白，也会为自己缺乏意志力的表现感到羞愧。除了她们，卡罗琳和她的装修队伍也把这栋房子看成举世无双的杰作，倾心仰慕、毫无保留。西蒙总是觉得自己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只能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卡罗琳讨厌烟味，她讨厌的味道可不能出现在客厅里，因为客厅里正聚集着一群向她讨教问题的家居杂志记者或者无聊的女房主。

结果就是，西蒙成了家里的客人，每天大把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或者客户身上打发的。卡罗琳曾经用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语气调侃说自己是一个“广告寡妇”。如果他回家的时候她的朋友们恰好没有离开，她就会用爱惜的口吻向大家诉说“她亲爱的小可怜被工作压得快累死了”。但是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西蒙绝对不会听到任何抱怨，无论是他的早出晚归，还是他的厌倦情绪，无论是他对工作的过分投入，还是他对她的忽略——就是这个词，忽略——一句都没有。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女人，西蒙的秘书。卡罗琳不管多晚打电话去西蒙的办公室总能听到她的声音。卡罗琳太了解秘书这个角色了，那是她的曾经，她的过去。当西蒙和他的第一任夫人离婚时，卡罗琳就是那个委曲求全、穿着短裙陪他在办公室熬夜的女孩儿，那时，卡罗琳可从来不会嫌西蒙在办公室呆的时间太长了。

事实上，卡罗琳很清楚，第三者压根就不存在。西蒙没有成人化的隐私，他的生活一直是由别人来打点的。即使是洗澡这样的小事，也是由欧内斯特来安排的。“洗澡战役”中卡罗琳输了，这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几次败仗。但是，卡罗琳没有就此打住，她跟欧内斯特从此结下了梁子。她总是在枕边酸酸地对西蒙说，你们两个有问题，而且不是什么

好事。

欧内斯特已经跟了西蒙十年，最开始只不过是他的司机。那时候西蒙的公司还只有一辆破福特车，属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可是慢慢的，欧内斯特在西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复杂：既是男仆、个人助理，又是亲信、朋友、管家。他是合格的“劳斯莱斯”修理工，狂热的花艺爱好者，比卡罗琳优秀一百倍的厨师。他反感她的铺张浪费、目中无人和她糟糕的化妆技巧。而卡罗琳对他的不满只有一个由头：她摆脱不掉这个男人。

西蒙在两个人中间受了好几年的气，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就像他俩办完离婚手续、离开律师办公室时卡罗琳说的那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现在他完完全全属于欧内斯特一个人了。

“对不起，老板，”两个工人抱着一堆满是灰尘的东西站在西蒙面前，“我们得搬沙发了，行吗？搬到伊顿·缪斯，跟其他东西一样。”

“杯子和碟子也要搬走吗？”

“老板，我们只是按吩咐办事，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我不是什么狗屁老板。”

“随便，傻冒。”

西蒙起身，让出了沙发，来到已经被搬得光秃秃的饭厅。欧内斯特在隔壁的厨房叮叮当地不知在干什么，但是西蒙听得出来他正哼着《罗西尼》的一段副歌部分。卡罗琳对一切古典音乐都免疫，唯一的例外是光顾格林德本（*Glyndebourne*，英国皇家歌剧院，位于英国苏塞克斯郡）歌剧院，那也是出于一些社交和购买新套装的需要。

整栋房子中西蒙最喜欢的就是厨房。他得承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卡罗琳很少光顾那里。欧内斯特和他亲手设计了厨房，并把它武装得“荷枪实弹”。所有装备都是勒康尼尔（*Le Cornu*，澳大利亚著名的家具品牌）牌的专业工具：水池不大，所有的平底锅都是最沉的铸铁和铜做的。水果刀、切肉刀和切骨刀一样也不缺。大理石做的面点台闪着冷冷

的光，两个巨大的穿着不锈钢外衣的冰箱倚墙而立，房间的最里头还有一个食物储藏室。厨房中间是一张漆过的柚木桌子，上面摆满了欧内斯特和西蒙收集来的各式瓶子。西蒙走进厨房，欧内斯特停下了口中哼唱的曲子。

“丽池来电话了，”他说，“六点钟有一个执行委员会会议，古德曼公司的分析员想听你对第四季度预算的分析，让你给他打电话。”欧内斯特又看了看电话旁的记事贴，“中介问他们能不能明天早上带人过来看房，说是一个音乐家——谁知道现今音乐家这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说不定是哪个摇滚组合的助理鼓手呢。”

“我知道，这个人不太靠谱，但是你能怎么办？就是这些不靠谱的人才有钱。”

西蒙拉过一把椅子，重重地坐在上面。他的背很痛，身上的衬衫也不舒服，腰带太紧——他胖了不少。没完没了的中饭，没完没了的开会，几乎没有运动的机会。他看着欧内斯特，这个家伙说自己四十八，但是、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身材瘦长，线条柔和的长脸，贴着头皮的短发，身上的深蓝色西装和白色T恤得体又合身，没有大肚子，也没有突出的骨头。这就是自律的好处，西蒙想。总是有谣言说欧内斯特利用假期去整形拉皮，可是只有西蒙知道，哈里街（*Harley Street*，伦敦著名的医疗一条街）上一个皮肤学家出售的五十英镑一瓶的护肤霜才是欧内斯特的秘密武器。西蒙把这五十美金走了公司的账，欧内斯特为此感激涕零。

“要我帮你给丽池打个电话吗？”欧内斯特没等西蒙做出反应就已经拿起听筒，眉毛半挑，嘴角半斜。

“欧恩，我今天晚上实在不想处理那些破事儿，让丽池看看能不能挪到明天。”

欧内斯特点点头。西蒙来到桌旁，伸手想找瓶拉佛多哥（*Laphroaig*，一种极佳且昂贵的纯麦苏格兰威士忌），却发现它们已经被打好包。他只好倒了些威士忌到一个茶杯里，随即听到欧内斯特在跟

丽池讲话。

“……好了，如果乔丹先生真的很不满，可以让他出门找面结实的墙，使劲往上撞。萧先生必须要推迟这个会议。我们今天已经够烦的了。家里到处都在拆东西、装东西，我们的耳朵都快聋了。另外，满屋子的灰尘都进了我俩的肺、我俩的胃，所以今天晚上萧先生没法吃什么商务晚宴了，他已经饱了，懂吗？”

欧内斯特拿着听筒眼珠不停地乱动，听到丽池那边连珠炮般的反驳，便把视线定位于端着茶杯喝威士忌的西蒙。没等丽池发泄完，欧内斯特就打断了她：“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明天会见古德曼公司那个小毛孩儿的，我们只需要一天时间缓和一下，我们都老了，不能这么连轴转。给他们来点外交辞令，亲爱的，撒个谎，善意的。我知道你能办到，只要你想。我听到过你跟你男朋友的对话，你的外交手腕和骗人技巧可是一流。”

一说完，欧内斯特立刻将听筒拿开，估计丽池在那边要发疯了，分贝肯定不低。

“好了，明天见，亲爱的。”他放下了听筒，眼睛还是盯着西蒙手里的茶杯，皱了皱眉头。他打开一个包好的盒子，拿出一个设计简单的白酒杯，然后又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条丝质手绢细心地擦了擦，再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给，”他拿掉西蒙手中的茶杯，转身放进了水池里，“我知道现在有点混乱，但并非就要降低生活水准了，没到那个份上。要来点水吗？”

“她说什么？”

“哦，都是些废话。”欧内斯特耸了耸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已经两次被推迟了，他们有些不耐烦，这是肯定的。特别是那个乔丹先生，他总是爱着急，我们也没办法。”

他说的没错。乔丹这个家伙有两样特长：第一，应付那些最无聊的客户还能神采飞扬；第二，觉得全世界没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人了。他现在一定气得要死，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已经两次莫名其妙地被人更改

了开会日程。西蒙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觉得胃开始有点抽搐，才记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有史以来第一次，西蒙闻到了夜晚散发的自由气息。他可以拿上一本书，去康诺饭店（*The Connaught*，新德里一家著名的四星级饭店）找个角落里的桌子边吃边读。但是他不想独自用餐，他想叫上一大堆朋友，但是那就意味着他得应付所有关于离婚的善意问题和无聊关心。要是跟公司的同事一起吃，那聊的就是些工作上的牢骚、客户们的丑闻和对于未来那十分没劲的展望。他低下头看着桌子，一缕缕阳光打在瓶子上，反射出略微刺眼的光芒，他眯起了眼睛。他舍不得这个房间。

“欧恩，你今晚上干什么？”

欧内斯特正从柜橱里拿了一摞盘子出来。他放下盘子，一只手托着半边脸，另一只手则托着这只手的胳膊肘，就像电视里女主角的典型动作，看起来既优雅又有点好笑。

“嗯，我正犹豫呢，是去温布尔登（*Wimbledon*，位于伦敦附近，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参加化妆舞会，还是去‘印度之星’（*Star of India*，一家印度餐厅）吃一顿咖喱大餐。”

“在这儿吃晚餐怎么样？就在厨房里。以后再也没机会了，也许下周这房子就不是我们的了。”

“就算是卖了，”欧内斯特说，“我想来这儿吃饭也是有办法的。”他笑了笑，“好吧，我当然乐意。最后的晚餐，你想吃什么？”

“趁着他们还没把酒都搬光，我到楼上找一瓶七三年的柏图斯（*Petrus*，法国顶级葡萄酒），你看看什么菜能配这酒吧。”

欧内斯特看了看表，说：“我一个小时后回来。你应该给古德曼公司的小孩儿打个电话。虽然你不愿意，但我保证，打完后你心里就不惦记这事儿了，晚饭可以吃得更舒坦。”

欧内斯特出了门，西蒙来到书房。搬运工已经把这个漂亮的房间当成他们的临时工具室加休息室了。屋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电话被放在地上，还有西蒙的一个公文包放在原来桌子的位置。除了一个还没来

得及搬走的箱子，剩下的就是满地“午茶遗骸”：没洗的茶杯、破旧的电水壶、用过的茶包、一瓶打开的牛奶、一份《太阳报》和一个玻璃烟缸。那是西蒙的烟灰缸。他当时从阿斯雷普（Asprey，英国最奢华的精品首饰品牌）店里买了一对回来，其中一个现在已经堆满了烟头，摆在他面前。空气中混合着牛奶、烟和汗臭的味道，十二分的难闻。西蒙打开了窗户，点了一支雪茄，暂且当空气净化器用。他直接坐在地板上，拿起了电话。

“古德曼公司，您好。”接线员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且怒气冲冲，这通该死的电话一定打扰了她修指甲或者看《时尚》杂志。

“请转接威尔金森先生，我是西蒙·萧。”

“抱歉，”听起来她挺高兴，“威尔金森先生正在开会，您刚才说您是哪位？”

“萧，西蒙·萧，萧氏集团的。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向你重复我的名字了，我是给威尔金森回电话的，是他说有急事，我叫萧。需要我给你解释一下怎么写吗？”

西蒙听见她叹了一口气，就好像她是在应付一个无赖似的，“我看看威尔金森先生能不能接电话吧。”

上帝！等待音在电话那头响了起来，是拉威尔（Ravel，1875～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印象派作曲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的西班牙舞曲，西蒙得忍受这个曲子，直到威尔金森先生决定好要不要接他的电话。西蒙不只一次地想，让公司上市是否是件好事。拉威尔没演奏完就被打断了，威尔金森的声音在听筒里响起：“是萧先生吗？”除此之外，西蒙还听到了另外一个词——“尊贵的”。

明知故问的废话。“下午好，”西蒙说，“您找我？”

“是的，萧先生。我们本应该开会讨论最后的项目进程问题。”西蒙觉得他的语气特别像一个要跟病人讨论癌症问题的大夫。听筒那边传来一阵翻纸的声音。“你的计划书——我要是说错了，请马上提醒我——说第四季度的预算占全年总预算的四成，是吗？”

“没错。”

“好吧。你不觉得根据目前零售市场的状态，这个预算实在太乐观了？原谅我实话实说，但是这些天大家都对广告部分有些担心，上层也不开心，销售利润并没有达到预期设想。我的建议是，你是不是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预算分配，你说呢？”

又来了，这是每天的第一堂课。“威尔金森先生，广告投放在每年的第四个季度利润回报率最高。我也很纳闷，为什么每年的圣诞节都在十二月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公司都在这个时候使劲扔广告炸弹。我也不知道顾客干嘛都在这个时间疯狂消费，每个人都在购物。现在是九月底，所有的预算都已经提交了，广播时段和报纸版面都已经开始预定了。”

“预定并不意味着要马上付款，萧先生，这个情况你我都了解。你就如此确信你的客户调查翔实无误吗？就没有出现并购或者接管事件的可能？没有现金流问题吗？”

“这些不是我的工作范畴，我没法了解这些事儿，没法！”

“不是你的工作范畴？”威尔金森先生停顿了一下，这段空白是留给西蒙的，威尔金森用沉默当泼头冷水用，潜台词就是“你说错话了，自己反省！”

西蒙没办法，只好把第二堂课也引出来：“威尔金森先生，只要不发生这些事，我们计划书中的结论都会如期达到。如果真的发生原子弹爆炸或者黑死病瘟疫，你也不用担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无数企业都会迎来同样的命运，不光是古德曼兄弟公司会遭殃。”

“同样的命运？什么意思，萧先生。”

“破产、倒闭、滚出这个行业，威尔金森先生。”

“明白了，除了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你还想做其他的解释吗？”

“威尔金森先生，在过去的九年中，没有哪一年广告公司的费用不跟着利润一起增长。今年是我们业绩最好的一年。还有三个月，这最美好的一年就过去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省这么一点点预算。是你想

要发布新品，对吧？但凡你的人对广告能有半点的正确认识，我们也用不着每个月都进行一次这样的教育与被教育了。”

威尔金森的声音进入一种无比得意的状态，这种得意就是在他与他人争论中表示不同意的信号，“我认为我的人对于广告都有着极深入的认识。多些谨慎，少些臆想，什么时候都不会错的。”

“狗屎。”西蒙摔下电话，动作太大，雪茄的烟灰被震得落在裤子上。他站起来，漫无目的地向窗外望去。那儿有一小块空地，有些树，傍晚昏暗柔和的阳光照在略微发黄的叶片上，仿佛一树的金枝玉叶。他试着回想在春天和夏天，这块空地上的树是什么样子的，可惜，压根儿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意识到，自己从前根本没留意过这儿还有一片空地。他的目光都被拘禁在了室内，对着那些没有生命没有美感的死物或抽烟的客户，忍受着威尔金森先生和他愚蠢的执行团队的连篇废话，还有那些死皮赖脸的财经记者。难怪卡罗琳鄙视他们所有的人，至少，她有自己的爱好——花钱。

婚后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不过，他选择不去想为什么错。从跟班的小秘书摇身一变成为堂堂贵妇，让西蒙几乎认不出卡罗琳了。当然，也可能她本来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现在除了赡养费以外，一切都结束了，像欧内斯特说的，他再一次成了一个单身汉、王老五。

西蒙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手里的雪茄也恰好抽完。有人告诉他，散发着哈瓦那韵味的房子可能会升值几千块，这也算是软性广告吧。他把烟屁股扔进壁炉继续燃烧，转身回到厨房。

他找到了那瓶柏图斯，把它轻轻放到桌子上。开启一瓶好酒需要细致耐心，即使是很费事的过程，他也看成是一种享受。西蒙利落地插入开瓶器，慢慢地拉出木塞，用力均衡。

好酒，幸运外加一千块英镑换来这么一瓶好酒。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美妙的工作——经营一个葡萄园。不用给客户做提案，没有白痴到家的同事，看不见董事会——只有一望无际的葡萄、土地和丰收时的

美酒佳酿。他特意站到灯光能照到的地方，小心地把酒斟入酒杯。浓密稠亮的液体流过细细的瓶颈滴到玻璃杯子中，如花朵般绽放开来，其香其形，无不令人沉醉向往。一臂之外的世界也能感受到此刻的美妙，西蒙有些失神了。

欧内斯特特有的男高音小调突然从门口传来，是《泰迪熊的野餐》（电影《泰迪熊的野餐》中的音乐）。西蒙笑了出来。他的离婚带给了欧内斯特无限的喜悦，欧内斯特从不刻意掩饰因为再也不用看到卡罗琳而产生的快意。

“哇！”欧内斯特把买来的东西放了下来，“哈罗兹的市场可不是以前的样子了，简直就是个动物园。全是穿着跑鞋和肥裤子的怪物，几乎都是外地人，连个说标准英语的人都碰不着。收款的小弟忙得要死。我们的优雅时光哪儿去了？反正也无所谓，该买的东西总算是一样不少。”

他脱下上衣，穿上一件特别专业的厨师围裙，开始把买来的东西拿出来，“先来份沙拉，放几片肥鹅肝，之后是你最爱吃的，”他取出一块肥厚的羊腿，“加上大蒜和小菜豆，最后……”他拿出两包东西，“再来一点布莱烈沙瓦林（*Brillat-Savarin*，乳酪名）和一些小起司。”

“完美！”西蒙说，他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瓶香槟，“你今天要不要破一下戒？”

欧内斯特正在剥大蒜，他抬了一下头，说：“一杯就够了。”西蒙拔下木塞，倒上了两杯。欧内斯特放下了手里的刀。

“干杯，欧恩。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西蒙指了指堆在墙边那些打好包的箱子。

“值得高兴的日子。离开这儿别难过，这根本不是你的家，你自己知道。”

“没错。”

两个男人一饮而尽。

“我得说，”欧内斯特说，“咱们的裤子好像与这个夜晚不太搭调，根本配不上这醇酒。”

西蒙低头看见一段雪茄烟灰掉落在裤子上，伸手弄干净。

“哎，哎，哎。你越抹烟灰越往布料里钻，你不能抹，要弹。你的裁缝没教过你吗？你上楼把裤子换下来，烟灰的地方别乱动，明天我去找他们清洗一下。”

西蒙拿着杯子上楼，来到了专业装修人员所谓的“主人房”。卡罗琳的味道还留在房间里，尽管已经很微弱了。她的最后几件裙子还挂在这里，大部分空衣架已经七零八落，有的就扔在衣橱的底下，跟一些空荡荡的麦克斯马勒（*Max&Mara*，意大利名师设计品牌）、圣罗兰（*Saint Laurent*，巴黎著名女装品牌）、约瑟夫（*Joseph*，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大师）专卖店的购物袋挤在一起。一双米色和黑色拼色香奈尔皮鞋引起了西蒙的兴趣，这双鞋几乎都看不出有穿过的痕迹。他拿起来仔细地看了一番，终于找到一只鞋跟上有一小块皮子被蹭掉了。一双二百五十英镑的“香奈尔”，就因为一个肉眼基本看不见的刮蹭被打入了冷宫。

他把鞋放下，脱了衣服，扔在四角型的豪华大床上。卡罗琳没有拿走这张床，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床太大了，她的新家放不下。西蒙想象着谁会是这张床的下一个主人，但是这么想有点白痴。他从一开始就憎恨它，上面夸张的褶皱和波浪设计让他觉得自己睡在了某个设计师用来招待客人的宴会桌上，十分别扭。当然了，这个房子里没有一样东西不让西蒙感觉别扭。

他走进浴室，看见宽大的镜子中映出自己的样子——裸体的中年男人，拿着个酒杯。天，他老得根本不像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疲惫无神的眼睛，两个嘴角泛着深入肌理的皱纹，一边眉毛上还出现了一条灰色的毛发，黑发也已不再“纯洁”。可怕啊，如果还是维持现在的运动频率，也就是偶尔打打网球的话，用不了几年就会变成个大肚肥佬。他使劲收了收肚子，又挺了挺胸，嗯，看上去还不错。今后十年，想要保持这种身材，就得少吃点，少喝点，不只“一点”，得少喝不少，还得定期去做运动，想想都无聊透了。他吐了口气，把手里的香槟一口灌了下去，然后钻到花洒下面开始洗澡。看也没用，只能让心情郁闷而已。整

整十五分钟，他就那么一直站在花洒下面，让水流单调地冲洗着自己的脖子。

洗完澡，正在擦拭的时候，卧室里的电话响了。“准备好了吗？”欧内斯特在电话那头说，“半个小时后开饭。”

西蒙换上一条旧的棉质裤子和一件同样旧的丝质衬衫。卡罗琳好几次都想把这两样东西扔出门，但都没有成功。然后他赤着脚下了楼，地上铺了地砖，踩上去冰冰的，很舒服。这种感觉甚至让西蒙想起了很久以前在热带的旅行。

欧内斯特已经摆好了桌子，烛光摇曳，一个浅盘中放着很多修剪了枝干的玫瑰花。西蒙的位子上已经放好了一盒帕塔加斯（Partagas，巴西顶级雪茄名牌，历史悠久，口感浓烈）和一个雪茄刀具，莫扎特钢琴曲已经从房间尽头的壁挂音箱中缓缓飘出来，溢满了整个厨房。西蒙觉得清爽、放松和饥饿。他从冰箱里拿出刚刚打开的香槟。

“欧恩？”他把酒打开了。

西蒙在给他倒酒的时候，欧内斯特看到西蒙的光脚。“今天很波西米亚啊，”他说，“很有在海边流浪的感觉吧。”

西蒙微笑着说：“卡罗琳不喜欢。”

欧内斯特用围裙擦了擦手，拿起了酒杯：“问题是，你的一辈子就浪费在那些你总是不喜欢的美好事物上。牛皮烘烘的执行委员会，一样牛的客户，公司里的小人，老得快入土的家伙却掌管着创意部门，不可怕吗？所有人都看得见他半小时去一次厕所，然后鼻涕直流地出来，他到底知不知道？无所谓了，反正我觉得这些人真的不值得与之相处共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他啜了一小口香槟，做了一个怪异的表情，好像香槟的味道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你跟他们不是一种人。”

欧内斯特放下酒杯，开始使劲地搅拌沙拉，好像碗里的橄榄油和醋都是他的仇人，他要复仇似的。最后他伸着小拇指蘸了一下，又舔了舔，说：“棒极了。”

“这是工作，欧恩，你不可能只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欧内斯特把肥鹅肝切成细细的条状，把它们放进一个已经熏得焦黑的铁锅，刚才他已经把锅子放在架子上预热一会儿了。

“我可不想让这些事儿毁了这顿美好的晚餐。”他把沙拉酱放进碗里，迅速而熟练地开始搅拌，然后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顺便过去瞅了一眼锅里的肥鹅肝。“它能蒸发，知道么？肥鹅肝，如果温度太热，它就能完全化掉，没了。”他把沙拉分在两个盘子里之后，锅里的肥鹅肝的边缘开始冒出特别小的气泡，欧内斯特迅速把锅从炉子上拿下来，柔软的肥鹅肝正好是一片片的，滑落在盘中铺底用的生菜上。

西蒙吃了一大口沙拉，生菜脆极了，而且很凉快。肥鹅肝又软又热。欧内斯特坐在桌子对面，正仔细地嗅着杯中酒的气味，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露出满意的表情。

“行么？”西蒙问，“书上说，吃肥鹅肝，应该喝苏玳（*Sauternes*，法国苏玳地区所产的白葡萄酒）。”欧内斯特没有回答，他嘴里含了一口酒，半天才咽下去，说：“简直是天堂享受，你能不能别提人间的出版物？”

剩下的时间里，两个人除了咀嚼，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这么沉默着结束了一顿安静的晚餐。西蒙用面包擦干净了盘子，吞下最后一口，满意地靠在椅背上。“我好几个月都没吃这么多了。”他又喝了几口酒，不完全是喝，是让舌头跟酒玩儿捉迷藏，“我们新家的厨房什么样？”

“挺糟糕的，”欧内斯特切开羊肉，说：“狭窄，像玩具。适合一个对吃没什么要求的侏儒施展糟蹋食物的本领。给我看房子的中介还特别喜欢，很自豪地跟我说这是定制的。我说，为了什么定制的？难道只为一个人冷冻食品定制？”

西蒙在拉特兰郡门（*Rutland Gate*，英国最小的郡）附近租了一个短期的公寓，主要是离公司近。他几乎没进去看房子，当时正急着去机场。见鬼，现在只能先住一段时间再说了。

“先住一段时间，欧恩。一有时间，就再找一个。”

欧内斯特往西蒙的盘子里加羊肉，油亮红嫩，渗着汁水，“我不指 012 | 013

望你有时间。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分钟在纽约，下一分钟在巴黎，要么就是杜塞尔多夫。忙，忙，忙——你呆在飞机上的时间都比呆在家的时间长，你的坏脾气就是这么养成的——总是赶时间。你回了伦敦也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欧内斯特喝光了杯中的香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的脸在烛光的映照下，有些泛红，“他们根本不关心你，你知道么，那些公司里的人。”

“你说什么呢？”

“他们——不——关心——你！他们只关心你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新车、他们的分红、他们那些愚蠢幼稚的地位身份游戏——我听说，那天就因为一个客户把车停到了乔丹的停车位上，他就气得吸了半小时的氧气。你知道他平时都怎么说话吧？‘如果什么什么没有立刻完成，我将马上会见西蒙来商议这件事。’真可悲。行了，你比我了解他们有多幼稚，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孩子。”

“难道你想让他们毁了我们的美好晚餐么？”

欧内斯特好像没有听到西蒙的话，接着说：“还有一件事——休假。这个公司里有三百个人在工作，可是只有一个人今年还没有休假。”他又拿过西蒙的杯子，说：“你要是知道是谁，就可以再喝一杯。”

西蒙看着欧内斯特，说：“我。”

“对了，就是你。这就是你为什么看起来像一个活死人。”

西蒙猛然想起刚刚看到的镜中的自己。他上一次请假是什么时候？两年以前，那时他和卡罗琳还在为伪装他们圆满的婚姻而努力。他记得自己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心情很好。

欧内斯特收拾了桌子，放了一份奶酪在桌子上。“现在我们说的都是酒后胡话，”他说，“你可以叫我老东西，我无所谓。你需要休假，休假，懂么？！”欧内斯特冲着奶酪说道，声音提得很高。

“欧恩，我不知道。现在手头上事情很多。”

“那就交给乔治做。他会觉得很刺激的，再说，他能用你的停车位，”欧内斯特把奶酪推到西蒙面前，“来点吧，闭上眼睛品尝，你能闻